

九玉淇 著

江苏古籍出版社

三生花草

梦 苏州



九玉淇 著

江苏古籍出版社



三生花
草
林
夕
苏
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三生花草梦苏州/九玉淇著. - 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1

ISBN 7 - 80643 - 285 - X

I. 三… II. 九… III. 散文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56050 号

三生花草梦苏州

著 者 九玉淇

责任编辑 吴 迪

出版发行 江苏古籍出版社

发行部电话 025—3223462

社 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210009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照 排 南京印刷制版厂

印 刷 者 通州市印刷总厂 邮编:226300

开 本 大 32

印 张 5.875

字 数 146 千字

版 次 2000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 - 80643 - 285 - X/K·103

定 价 7.80 元

(江苏古籍版图书凡印、装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序

我非常喜欢龚自珍的那句诗——三生花草梦苏州。

苏州是我生于斯、长于斯、老于斯的家乡。枕河人家，小巷深院，我就是在这种氛围的百年老屋里，度过了我的似水年华。苏州两千五百多年的历史，就是一首首美的史诗。

如果说年轻人常常向往着未来，那末老年人却往往沉浸于回忆。每当我调朱弄墨之余，月窥蕉窗之夜，一杯清茗，静坐独处的时候，对吴郡旧貌，先辈风仪，这些前尘梦影，仍然有一种恍然如昨的感觉；每当心有所感，情不能已的时候，就磨墨理纸，倾之笔端。寒暑数易，积篇盈白，写成了这本《吴门话旧录》。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是飞鸿踏雪泥。”这就算是我用生命之足留下的雪泥吧。

此册得以问世，应该感谢江苏古籍出版社、《苏州日报》社的同志们，还有文友张昌颐、画友张晓飞两兄对我的鼓励与支持。

一九九二年蒲月，于吴门霜庐之蕉月居

目 录

序	(1)
太炎先生晚年在苏州	(1)
汤国梨喜赋梅花诗	(3)
章太炎三办国学会	(6)
叶圣陶吴中结社	(8)
徐悲鸿与苏州	(10)
徐悲鸿在苏州中学的演讲	(12)
徐悲鸿与朱了洲	(14)
张大千与苏州	(16)
网师园之虎	(18)
殿春簃的沧桑	(20)
《辞位诏》与杨翼之	(22)
苏曼殊与苏州	(24)
俞曲园与俞平伯	(26)
田汉与苏州	(28)
《苏州夜话》与田汉	(30)
《孽海花》与金松岑父子	(32)
侠女施剑翘	(34)
于右任与汪东	(36)
国殇中的执绋者——李根源	(38)
抗战前夕的老子军	(40)
满城争睹梅兰芳	(42)

高寿九十七的包天笑·····	(44)
吴子深与苏州的书画因缘·····	(46)
颜文樑和他的《厨房》《肉店》·····	(48)
杨荫瑜的晚年与死节·····	(50)
沈从文的苏州姻缘·····	(52)
顾传玠的奇遇·····	(54)
黄包车与“东吴怪物”·····	(56)
“万国魔术会”苏州分会·····	(58)
一曲难忘忆思聪·····	(60)
徐志摩的爱情与苏州演讲·····	(62)
冯超然佚事·····	(65)
吴待秋为子取名·····	(67)
杨柳青饮弹天平山·····	(69)
女记者彭子冈·····	(71)
可园与蒋吟秋·····	(73)
谢晋元与苏州学生·····	(75)
战斗在敌人心脏里的袁殊·····	(77)
舞蹈大师吴晓邦·····	(79)
刘海粟吴门结墨缘·····	(81)
海外的苏州画家王己千·····	(83)
吴中贝氏与贝聿铭·····	(85)
从《拷红》想到周璇与范烟桥·····	(87)
苏州美专摇篮里成长的人们·····	(89)
汉柏与书画·····	(91)
桃花坞木刻年画·····	(93)
苏州木刻纪程·····	(95)
三清殿里看“画画张”·····	(97)
琴台山的露天书展·····	(99)
沧浪亭与苏州美专·····	(101)

- 从桃坞画社到娑罗花馆·····(103)
- 从酒想起苏州的画家·····(105)
- 通俗小说在苏州·····(107)
- 旧苏州报纸的副刊编辑·····(109)
- 几位前辈美术老师·····(111)
- 我的几位音乐老师·····(113)
- 六十年前观前街·····(115)
- 旧时玄妙观内的“人间地狱”·····(117)
- 旧苏州的特色街巷·····(119)
- 牛角浜这条小街·····(121)
- 苏州的几座特殊庙宇·····(123)
- 苏州的两处石雕珍品·····(125)
- 绿荫深处一画船·····(127)
- 穿街走巷的小吃担·····(129)
- 姑苏酒肆今何在·····(131)
- 养鸟与“榴社”·····(133)
- 苏州的茶馆与堂馆·····(135)
- 苏州私塾的开蒙·····(137)
- 旧苏州的典当·····(139)
- 难忘的一刻·····(141)
- 接收日寇军品的仪式·····(143)
- 苏州戏院大罢工·····(144)
- “北局”今昔与枪毙人犯·····(145)
- 旧苏州的记者·····(147)
- 苏州的第一个画廊·····(149)
- 苏州的婚仪三变·····(151)
- 苏州的婚、丧礼堂·····(153)
- “做七”与出殡·····(155)
- 榴火五月话端阳·····(15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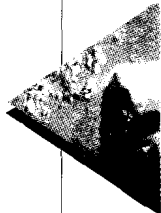
关于黄天荡·····	(159)
吴中旧俗话七夕·····	(161)
吴中岁时习俗·····	(163)
评弹家的先辈风仪·····	(165)
弦索莺声女儿喉·····	(167)
时逢岁尾听会书·····	(169)
美哉,碧螺春·····	(171)
秋老菊绽“阳澄蟹”·····	(173)
朔风街头羊肉店·····	(175)
堪叹吞云吐雾客·····	(177)
吴依软语最媚人·····	(179)
再版小语·····	(181)

太炎先生晚年在苏州

章太炎先生的道德文章，为后世所敬仰。他早年痛斥慈禧太后寿辰的一副对联，至今难忘。上联是：“今日到南苑，明日到北海，何日再到古长安？叹黎民膏血全枯，只为一入歌庆有”；下联是：“五十割琉球，六十割台湾，而今又割东三省，痛赤县邦圻益蹙，每逢万寿祝疆无”。

太炎先生晚年，卜居吴门，先住沧浪亭畔，曾为沧浪亭的面水轩（今为茶室）赋诗一首：“沧浪近在盘溪曲，水浊真堪濯我足，举酒为酌苏舜卿，买山同作巢由仆。”他的夫人汤国梨女士，亦同时赋诗一首云：“落拓春衫过此亭，乡情杨柳眼为青，渔歌声断谁为语，憔悴行吟苦独醒。”后来，他们先在苏州侍其巷购买一宅，题其住宅名为“双树草堂”，但因邻近喧闹，不适静居。适他俩途经锦帆路五十号，见有一新建的洋房即将竣工，而屋主将远行，于是以原造价二万八千元购得，从此，锦帆路五十号，即为太炎伉俪居住之所。（今为“苏州市老干部局”，门前有“章太炎故居”之匾牌。）他迁至锦帆路五十号后，举办“章氏国学会”，有学生五百余人，其中有来自陕西、甘肃、四川、云南的远道学生。他每周讲三四次课，其余课程由他的入室弟子孙鹰若、诸祖耿、王佩琤等担任。

他夫人汤国梨，能诗善文。有三女两子，女儿的名字都很怪，一名𠄎（即展），一名𠄎（即缀），还有一名𠄎（音疑）。有两子，长子导，曾是江苏省政协委员，民革苏州市副主委，亦已谢



世。次子奇，是我中学时代的同学，在美国侨居，久想返国，但因种种原因，仍滞留异邦。

太炎先生在书法方面，也是一代大家，他的篆籀，纯是金文，有本有源，为时人所敬仰，所以那时向他求书求文的人是很很多的。

他晚年曾患鼻疾，两次割治。后来又患胆囊炎及气喘病等症。因于1936年6月15日晨7时40分病逝，享年六十有九。

太炎先生逝世后，立即由张一麀等人组成治丧委员会，连夜由新村照相馆放大三十寸遗照，并于永年长寿器店，购得独幅楠木棺木一具，据当时报载为九百九十九元（当时的人都迷信，不能整数），入殓时为蓝袍玄褂。

记得大殓时耆绅张仲仁先生（即张一麀）曾亲撰一联，悬于灵堂。上联是：“三吴讲学，卓然大师，际此破碎山河，商榷弥兵辜夙约”；下联是：“卅载缔交，倏为隔世，已践真灵伟业，丛残绝笔有遗经”。

太炎先生逝世后，国民党政府虽下“国葬令”，但因适值抗战期间，故只能将灵柩暂置于宅内之防空洞内，直到全国解放以后的1955年，才于4月3日安葬于杭州西子湖畔、张苍水墓之侧，完成了他生前遗愿。党与政府的代表以及各界人士都参加了这次隆重的典礼，这才是名副其实的“国葬”。

汤国梨女士，活了九十四岁后病逝，与太炎先生墓合葬。现在南屏山麓，他们的墓前，已建起有八百多平方米的“章太炎纪念馆”，以供后人凭吊。

汤国梨喜赋梅花诗

汤国梨乃章太炎先生之夫人，诗词清丽，才调绝世。早年曾著有《影观诗稿》及《影观词稿》各一册。她与章太炎新婚近一月，章太炎即为袁世凯诱骗，羁禁于北京，云程阻隔，达三年之久，两地相思，全凭鱼雁传书。曾有《裁书》一首，细腻婉约，生动地表达了她对丈夫的思念之情：

已封重启意徐徐，欲写还休叠又舒。
挑尽残灯夜过半，长笺裁尽未成书。

又有《食莲子》一首云：

莲子心中苦，莲花何为开。
逢人须寄语，此种莫轻栽。

这些都是当时的作品。

记得1936年4月，沧浪亭畔可园的梅花蕊蕾初绽，而开放之日，竟与桃柳争春，为百年来少见的奇观。特别是园中的古梅“胭脂红”，人称“铁骨红梅”，为世所珍，更为名贵。一时传为盛事。

当时的可园，为江苏省省立图书馆馆址。图书馆决定举行“梅展”七天。馆长蒋吟秋先生持柬请苏地知名人士来馆赏梅

赋诗，章夫人也在被邀之列。那天，汤国梨赏梅之余，即席赋诗一首。诗云：

贪看梅花懒做诗，自怜清兴不能支。
巡檐索笑香盈袖，欲向东君乞一枝。

于是蒋吟秋馆长乃折梅相赠。她同时又索取了题诗的湘妃斑管（即笔）。当时在场的该图书馆编目部主任王佩琤（亦为太炎弟子），见此情状，当场和诗一首。诗云：

欲赋梅花苦少诗，沈郎瘦损小腰支。
何堪萧翼兰亭赚，记忆湘君笔一枝。

在场的蒋吟秋及程瞻庐主任，亦各和一章。蒋吟秋诗云：

碧笺一幅乞新诗，我替梅花喜不支。
懒有词人才调绝，挥毫即席赋南枝。

程瞻庐的诗云：

为乞词人一首诗，古梅红尚晕焉支（即胭脂，见《汉书》）。

可园春色深如许，开罢南枝又北枝。

后附小跋：“清明时节，梅犹着花，其待影观夫人为花写照乎，率和二十八字，不足云诗。”

到了翌朝，图书馆的吟秋先生又接章夫人从电话传来的梅花诗两首。其一云：

东风消息故来迟，寒食梅花尚满枝。
桃李相逢应有恨，输他香雪独矜持。

其二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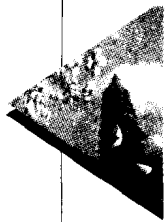
春衫初试越罗轻，南国东风正薄晴。
秣李夭桃齐妒煞，梅花香里过清明。

这最后一句，可算是渭城绝唱了。

解放后，章夫人受到党与政府的优厚待遇，晚年任“民革”苏州市主委，1973年寿登九十，仍以统一祖国为期望，那年12月8日的香港《大公报》，曾载汤国梨因风寄念，赠台湾亲友诗。诗云：

台湾遥望路漫漫，故旧飘零亦老残。
何事有家归未得，鱼书何日报平安。（其一）
祖国辉煌举世知，友邦节使竞相驰。
磐石奠定千秋业，半壁图存得几时？（其二）

汤国梨生于1883年，歿于1980年，寿近百岁，真是人瑞。1985年4月5日，由苏杭两市有关人员将她的骨灰护送到杭州，与太炎先生合葬于西子湖畔。



章太炎三办国学会

余姚章炳麟，是学者章浚之子。后来他自己又取了一个“太炎”的名字。其所以改为“太炎”两字，是因为他深佩两位气节凛然的大学者顾亭林与黄宗羲的缘故。顾亭林字炎武，黄宗羲号太冲，他在两人的名字内各取一字，故名“太炎”。

章太炎 1890 年毅然剪去了发辫，后因与他的老师俞曲园的思想政见不同，以致闹成决裂，1906 年写了篇《谢本师》的文章，发表于《民报》上，表示断绝师生关系的决心。民国以后又去北京与袁世凯作过唇枪舌剑的斗争，以致被软禁三年。然其志不堕，真可谓豪情满怀，铁骨铮铮。

综观太炎一生，虽然多次参与政治活动，但他仍只能算是一个学者。在提倡国学的问题上，有人将此与他早年的事迹相比，说他“复古倒退”，甚至有人说他晚年在学术上日益退化。

实际上他提倡的“国学”与当时人们提出的“国粹”是有区别的。他说的“国学”是指诸子学、文史学、内典学、宋明理学一类的学术。他的宗旨在于保持中国文化的特征。他认为文明必然是以昨天的传统为基础、作前提的，它与整个人类文明并不是矛盾或冲突的。当然，这些学术上的功过是非，不是不佞所能妄议的。但为了提倡“国学”，他确曾三次办过“国学会”。第一次的“章氏国学会”，办在日本，授徒有百余人之多，学生中有名的，如钱玄同、黄季刚、朱希祖、周树人（鲁迅）、周作人等。第二次办“国学讲习会”的地点在北京，亦即是他被袁世凯

软禁在北京期间，学生也很多，著名的有吴承仕、金毓黻等。后来这些学生中，有不少成了著名教授。他晚年在苏州创办的“章氏国学会”，已是第三次了。

太炎晚年，深知来日无多，因此他迫切需要把这些道理和自己的知识传授给下一代年轻人。这次“章氏国学会”的规模较大，体制较全，并添建了宿舍，以招四方学子，本外地的学生先后来听讲就读的有五百余人，其中一百余人都是不远千里而来的。但此时由于开支庞大，经费上也带来了一定的困难，也恰巧在这个时候，蒋介石正千方百计笼络章氏，一会儿请他参加“国是会议”，一会儿任命章为“国史馆”馆长，一会儿又任命他为“政府高级顾问”，但是章一一拒绝。于是蒋派丁维汾来苏拜访章氏，丁辞行时故意把一张作为“疗疾费”的万元支票，遗于他的房间内。后来章将计就计，公开登报作为国学会的办学基金，从而解决了国学会的办学经费问题。

1936年的初夏，章太炎的健康状况直线下降，甚至饮食难进，但他仍坚持增授《说文》部首课，以了心愿。这一次讲课，距他逝世，不足十日，真可谓“最后一课”了。

章炳麟篆书

章炳麟篆书

叶圣陶吴中结社

享年九十有四的文坛硕彦叶圣陶先生，一生不仅著述丰富，而且对教育事业与出版事业都有巨大的贡献。特别是1921年期间，与茅盾、郑振铎诸人，共同创办了文学研究会，以后，将新文学运动推向了新的高潮。

但是人们只知道他创办文学研究会的事，却不知道他早年在苏州时，就已经办过一个学术社团的事情。

1910年叶先生住在苏州濂溪坊42号，就在附近草桥堍的苏州公立中学堂读书（这个校址，后来改为苏州中学初中部，现在是市立第一中学）。这些同学少年，大都在二十上下，只有叶圣陶较年轻，年仅十七岁，即与同学顾颉刚（后来是著名的史学家）等39人，发起组织了一个学术团体，取名“放社”。建社之初，还用石印印过3个文件。一是《叶圣陶、顾颉刚宣言》，一是《放社宣言》，还有一个是《放社简约》。

这个学术团体，“以保存学术为职志，传合情谊为归宿”，而且研究学术“力图自藏，不为外显”。也就是说他们之所以研究学术，是真正踏踏实实，以探讨学问、研究学问为目的，而不是借此作为沽名钓誉的工具。他们计划出版《放社丛刊》，而内容却极为广泛，竟定出十二个专栏，有文艺、美术、戏剧、游记、法言、妇女世界等等，可谓包罗万象，如果按期出版的话，估计至少要有十万字左右了。后来因经费筹措困难，未能如期出版，但这些青年的满怀豪情，英气勃勃的样子，是可以想见的了。

上面所说的三个文件,最近却在苏州的袁家发现了,原来袁家的上辈袁封百先生与叶圣陶先生同在苏州公立中学堂读书,虽然袁封百先生年长叶圣陶先生七岁,但他俩不仅是同学中的知己,而且由于意气相投,曾有互换《金兰谱》、结为异姓兄弟之举。

现虽袁封百先生早归道山,但这几个文件发现后,由袁封百之婿单树模先生给叶老的公子叶至善先生看过,经鉴定这些石印文件的标题,确是叶老当年的手笔。

这几个文件的发现,就可以把叶老的文化、学术活动,提早到 1910 年左右了。

